

26.05

清水文史資料



第 2 期

18

1991

741400
511

政协清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

目

录

一九九一年第二期

总第十八期

清水县解放初期的政权建设.....	赵 华 安 (1)
生活在灯笼里.....	武陵溪 (5)
万曼老师简介.....	庆 祥 (16)
民国期间清水“党教风潮”钩沉.....	崔 岫 (18)

清水县解放初期的政权建设

赵 攀 安

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七军越关山经马鹿进驻清水县阎家镇，清水县地下党组织在某政治部、民运部协助下组建了清水县第一个政权机构——阎家店区临时人民政府。沈遐熙（陇南工委委员、清水县工委书记）任区长，为迅速建立革命秩序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解放军的造谣诬蔑，宣传解释共产党的各项政策，大力发展生产、支援前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

三十一日，清水县城解放，人民群众笑逐颜开、奔走相告，热烈欢迎解放军。次日，在县体育场召开庆祝清水县解放暨纪念“八一”建军节军民大会。

清水一解放，随军支援新解放区的行政干部卫锋、崔萍、景茂春、周林富、任振华、王万亮、董景芳等到达清水，因上级党组织任命的首任县长沈遐熙在阎家店忙于支前未到县城，暂由李维时、宋明辉分别代理县书、县长，主持全县工作。八月七日，沈遐熙接通知后带领骨干党员黎茂盛、黎茂财、李文著、邢继周等及四十多名游击队员，由阎家店到达清水县城。李维时当天在会议上代表天水地委宣布：沈遐熙为中共清水县委书记兼县长，黎茂财为副县长。即日向全县发出布告，晓喻群众。宣布清水县委、县政府正式成立。八日，由沈遐熙主持，随军干部参加，研究决定：县委暂设两部——

室（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秘书室），政府暂设四科一室（民政科、财政科、司法科、教育科、秘书室）。县委由卫锋任组织部长，邢继周任宣传部长，毛文祥任秘书。政府由杜秉黎任民政科长，周林富任财政科长，邢继周兼任司法科长，夏时清、高其昌任教育科长，副科长，李文著任秘书。暂以国民党时期的一乡（镇）设立一区，共设立十一个区。县人民政府于八月十日发出正式派令，选派的各区区长是：轩辕区，景茂春；充国区，范廉泉；阎家区，糟文斌；张川区，马镇邦；龙山区，汪源江；上达区，袁世魁；宣化区，杨森林；白驼区，陈鸿^模；松树区，张耀武；白沙区，陈义昌；百家区，王文业。与此同时，县委还成立了支前委员会，十六日，设立了张家川、阎家店两处供应站，由袁世魁具体负责。糟文斌、马镇邦分别任站长。利用当地进步的旧职员，供给过境部队和解放前线所需的人、财、物。

新的县、区政权建立后，为了打击散兵游勇，剿匪肃特，安定社会秩序，保卫新生的人民革命政权，将原游击队扩建为县游击大队。总人数由原四十余人增加到一百五十七人（分驻县城六十一人，张川九十六人），配备长枪一百一十支，手枪二支，轻重机枪各二挺，黎茂盛任大队长。组建清院人民护路队四十五人（分驻马鹿、阎家、关山一带），配备三十多支步枪。十一个区公所也相继成立自卫武装机构，共有队员一百六十六人，配有步枪共二百一十六支。

手枪十九支，轻机枪三挺，设置县警察队，有队员二十三人，配有步枪二十四支，手枪一支，为巩固新政权起了积极作用。

同年十月中旬，经县委、县政府提议，区书、区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：为集中干部力量，缩减经费开支，迅速接管国民党县乡机构，将原十一个区合并为五个区，并建立三十七个乡镇基层政权组织，配备乡干部七十二名。合并后的五区及区长是：轩轵区，区长景茂春，副区长范廉泉；白驼区，区长陈鸿谋^模，副区长张耀武；白沙区，区长陈义昌，副区长王文业；张川区，区长陈光华，副区长杨森林；恭门区，区长糟文斌，副区长袁世魁。

结合县、区政权机构的建立和征粮支前工作的开展，接管国民党县、乡、村机构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。八月十二日开始，十月中旬全面结束，历时两月。接管的单位有国民党县政府的各科室、县党部、三青团、甘省行、税务处、邮电局、工会、医师工会等十二个单位。接管的内容有印信、文卷档案、财粮仓库、款项资财、房产家俱、办公设施、外放款项、武器弹药等。因粮仓库、补给站、甘省行、税务处是先管后接，其余都是先接后管。同时，有计划、有领导的摧毁全部旧保甲共一百四十八保，一千五百九十三甲，初步建立村人民政权组织（一百六十七个行政村，七百五十六个自然村），选出村主任二百八十六人，村长七百五十六人；还成立十六个乡农会、一百五十三个村农会，全县有农会会员八千九百五十七

人，培养农会干部二百八十六人。至此，县、乡、村各级政权全部建立，组织领导全县十五万多回汉人民进行减租反霸，土地改革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新的生产、生活、工作秩序基本形成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编者按：

武陵溪，原名武忠森，男，生于1923年，河南省洛阳人。

1944年夏毕业于“国立第十中学”高中部，获国立政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，台湾著名律师，曾任台湾日报主笔、台湾晚报主笔、大华晚报主笔，中国文协台湾分会理事，现任台湾某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。

本刊转载的《生活在灯笼里》一文，是选自武陵溪六十年代初在台湾所著的《腓力浦的孩子》一书中的一节。

一九九〇年《清水文史资料》第三期上，刊登了齐沛浩先生的《国立第十中学始末》和张炎君先生的《国立十中生活回忆片断》两篇文章，武在台湾看到这两篇文章后“很有感触”，立即将他30多年前，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——《腓力浦的孩子》中，有关国立十中的回忆部分，复印后寄到大陆，由张炎君先生转寄到“政协清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”。

本刊一九九一年第二期转载武陵溪《生活在灯笼里》一文，既

满足原国立十中张炎君等老先生的愿望；又为我县原国立十中同学，
缅怀母校的心情，给予很大的慰藉。

1991年6月20日

生活在灯笼里

武陵溪

渭水之渭，

关山之阳，

是伏羲的故里（相传伏羲氏画八卦于天水城北之画卦台），

是黄帝的家乡（水经注：轩辕谷水出南山轩辕溪，南安姚

璿以为黄帝生于天水，在上卦卦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是也！

肇汉族五千年文明，

开中华九万里边疆。

我来自东。

负笈此方，

缅怀先贤，

追念前皇，

齐努力！

英雄

和平年代，

自立自强。

拥（融）三青以并进。

合文武而兼长。

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。

洋洋（泱泱）乎！为国家民族之荣光。

每当旭日东升，就在甘肃省天水城东郊外，那座破败颓废的造币厂——陇东机器局内，弦歌不绝。

“天政学生队”的布条被收回了，不知是谁的主意。造币厂门前挂出另一块巨幅布条，上写着“陇豫公学”四个大字，公立？私立？小学？中学？路人为之侧目。陇豫也者，乃指出河南战场上逃来甘肃的流亡学生而言。

造币厂房倒屋塌，但规模极大，据说已废置多年，连大门都没有了。当年的厂房及办公室内，如今野草丛生，蛛网遍结，阴森森的连胆小的牧童都不敢进来放牛。

造币厂向西面是一个小型飞机厂，飞机厂西部边缘处，便是天水城的东门。所以由东面进攻天水城，必先争夺飞机厂，为争夺飞机厂必先争取这成为第一道屏障的造币厂。砖墙上弹痕累累，颓垣下^痕还有“秦晋穆里人”的尸骸。

我被分配到北边一列工房内，空空荡荡，似曾被用作马厩，马粪遍地。泥土堆成的马槽^槽犹在，屋顶被大炮炸成处处天窗，我们没有任何灯火。星月交辉之夜，从天窗里我们还可以仰脸计算蠕蠕而过的银河星数。多亏这些炮弹炸开天窗，我们因为它在深夜里有了一线光明。

由大个子领头，大家赤手空拳推倒土制马槽^槽，沿着墙边堆成一个四五尺宽的土台，略加平整，把每人分配到的六斤麦秸，在平均一肘半宽的面积上，铺好三斤，算作褥褥，其余三斤暂时堆置一头，那是我们的棉被。谁要能在屋沿下另外找到一块砖来作为枕头，其余的人便啧啧称美不已。

三餐饭仍然是每人一块“三角板”，（划成三角形的，玉米面卷子——编者注）炉灶尚付阙如，造币厂对面不远处便是渭水上游，早上大家跑去河边洗脸时，顺便把水喝够，一天也就不大渴了。到队有几位成年人，只见他们来往奔走，交头接耳，不知谈论些什么，我想应该是有关我们生活的安置事。

一周过后，我们已不耐啃“三角板”，喝渭河水了，渭河两岸的菜园，首先被我们吃光了白菜心，十位八位小朋友，祇消有把小刀子，插进一颗白菜内，熟练而又轻巧地一转，便可挖出一个既嫩又脆的菜心来，分而食之，其味无穷。尽管菜园的主人，大声吼叫叱骂，赶走了这边，又聚拢了那边，赶走了那边，又从这边聚拢来。

最后，所有的园主，索性连菜根也放弃了，而我们也毫不客气地连根拔起一齐吃掉。

菜园吃光了，我们渡河到五里路远的七里墩。又吃光了附近的果园。果园吃光了，我们又吃光了尚未十分成熟的甘薯、芝麻、黄豆。

野生物尚可以饱食的，要算是中药甘草了。低矮的茎，好像初生的柃树，遍地皆是。用手一拉，即有^大似金黄色的根被拉出地面。我们像蚂蚁一般（黄鼬，俗名黄鼠狼，熊兽注）漫山遍野在挖掘新的食粮。湿润的甘草，暂时满足了我们的隆隆饥肠。

有不少小朋友在山野间采食野果时，方一入口咀嚼，立即满口鲜血。有的人虽多食亦无碍，那是巧合地吃了毛茛又同时吃了甘草的缘故。后来，我在《本草纲目》，翻载“毛茛叶圆而光，有毒，人误食之，狂乱如中风状，或吐血，以甘草汁解之”。甘草能解毛茛毒，亦不幸中之幸也。神农尝百草发明医药，想必也曾误食毛茛而口吐过鲜血。史学家应该有这样的“大胆假设”。

我们象一群逐水草而居的羊群，当吃完了这一处水草而仍无向另一处游牧的计划时，我们这群小羊张牙舞爪，具备了狼性。从早到晚，我们等候在造纸厂附近的川甘公路上。凡是过往汽车，无论客运或货运，必须停下来接受我们三百两百为一群的小强盗的检查。如有可食之物，一哄而上，抢吃净尽。万一没有可食之物，也必须

长鸣喇叭三分钟。然后放行。鸣喇叭不是我们的主意。不知道是表示胜利还是泄愤。拦劫过往汽车的事，很快地传到省政当局耳朵里。

终于，甘肃省政府派社会处长杨集璠先生^流前来安抚流亡。带来几车白色土布和二十多位青年军官——西北干部训练团出身的学生及教官，于是，整编队伍为五个大队，每大队三中队，每中队三分队，每分队三班，每班十五人。加上第二批后到的“天政学生队”，共计二千二百多人。此外，第二批还随来了百十位教师。大门上“陇豫公学”的布招取下来了。代之以“甘肃省救济灾区流亡学生委员会”。当天早上刚一挂出，便被同学们撕个粉碎，因为我们不满意“流亡学生”四个字。一个多月来，除掉死在关山谷里的不算，仅是死在造币厂里的已有二百多人，我们不愿轮‘流’死‘亡’。

“杨委员”——虽然他是主任委员，但我们已这样习惯地称呼他。在一次早晨的集会上他极为耐心地为我们的解释“流亡”的意义，他说：“流是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流，亡是晋文公重耳亡命国外的亡，日本军阀使你们今天流亡到大后方来，你们应为收复失地，打回老家而努力读书，岂可把‘流亡’两个字忘掉！”

站在前排的两个小朋友不知何事在杨委员讲演中打起架来。一部分同学骚动了。杨委员走下他站立的本凳，跑上去把打倒在地上的最小的一个抱了起来，这小孩最多不过七岁，哭叫着伏在杨委员的怀里。紧抱着他的脖子。象一只受伤的小猫。不，真象是儿子见

到了爸爸。杨委员一声不响，若无其事地抱着这位小朋友，又走上了木凳，继续讲下去。骚动平静了，大家都为杨委员的仁慈表现感到亲切而懊悔。去今已二十五年，我仍清晰地记牢着这一幕。

在广场上，我们被按个子高矮分了等次，每一等次以一人作为标准，裁缝来量好了尺码。杨委员把带来的白粗布用煤屑染成灰白色，每人有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制服。接着，炉灶也有了，用松木制成的饭桶、菜桶、锅盖，虽然有令人呕的气味，我们总算由“茹毛饮血”时代，进化到了熟食时代。

木工连夜为我们每人赶制了一只轻便的小木凳。一块三、四平方尺的木板，由木板两对角穿上一根棉绳，套上脖子，活象是火车站上卖零食的小贩。木板向外的边缘，钉上一条二、三分宽的木条，以防板上的铅笔或拍纸簿轻易滑下去。黑板也有了，还配着一幅活动木架。一本拍纸簿。要抄国文，要演算术，也要抄史地讲义。还要画图画。

分班测验了，各人依据自己原有的学历到教务处登记。然后测验国文、算术及常识。我只读完了小学五年上期，这时竟自视甚高地冒充小学毕业。于是我获准参加初中一年级测验。初一共分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壬癸、十班，每班约五、六十人。测验结果，我榜示列第三名，就这样我越过小学五下、六上、六下，而混进了初一。记得国文测验题目是“我的志愿”，我说我要立志作一个医生。谁知道口是心非，居然十年法官下来，今天却成了“绍兴师爷”小时

了了，大未必佳，其斯之谓乎

这个以救济流亡学生为任务之委员会是由党、政、军三方面组成的“三头马车”，而由社会处长主其事，既采委员会，事事需要开会，有会议便有争执，有争执便有歧见，有歧见便有派系，就在派系倾轧之下，给我们带来了更多苦难。医疗设备之欠缺，每天大家轮“流”死“亡”着。用门扇抬出去一个个瘦短的僵尸，掩埋在荒山乱冢间。谈什么装殓，就是那套煤灰色制服，说什么棺材，就是一个三尺深浅的土坑。从河边找来一个大石头，堆放墓前，还天真地用毛笔写上“某某之墓”作为牌记。实际上是为野狗作的记号——此处有一客可口的大菜，野狗啊！还不快来享用！

起初，我们还健在的这些“未亡人”，尚^且切触景生情，哭泣一番，时日久了，掩埋的多了也就没有什么畏惧和伤感。当墓坑挖好后，有人还笑咪咪地躺进去比一下长短深浅。

疾病的狂飚一阵阵吹进这个人间的枉死城。以患白痢，赤痢及腥红热而死亡的最多。却始终没有人为我们来一次消毒或注射预防济。委员会的大人先生仍在热烈地倾轧着，党政两方都在争取军方支持。我们小孩却一致支持公认的“老奶奶”杨委员，因为他时露笑容，日夜关心我们。他经常怀里抱着一位瘦弱的小朋友，有时三五成群跟在他屁股后面哼哼唧唧地撒娇。他是家长，不是委员。他是真正的教育家，不是学阀也不是政客。屈指算来，他老人家应已

作古，但他却仍活在我心里。

一天傍晚，我们对所有反对杨委员的委员与队长，展开一次毫无保留的痛击。拳头虽小，怎奈人多气盛，非但赶走了那些败类，而且犁庭扫穴，把他们的宿舍也来了一次彻底破坏。我们的“老奶奶”终获鸿猷大显，几经奔走，又在水城各中、小学校聘来几十位各科教员，杨委员一位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三年级的女婿温敬守先生，也赶回来担任教务主任，排出了一般学校的课程表。时已隆冬，我们围着黑板，在院落里，在造币厂外宽处追寻向阳的地方，然后放下小凳子围拢来，静听老师讲课。委员会不久又发给每人一套灰棉衣，火食也改善多了，每日三餐，全吃机制面粉，有菜有肉。中医、西医均已聘来，天主教会的外籍修女，还经常为我们免费诊治，一切进入了常规。甘肃省教育厅长郑通和先生于二十八年春前来视察后，建议教育部批准改制为“国立甘肃第二中学”，移到清水县去。

当我们整装离开天水造币厂，出发到清水前，把睡眠过数月由马槽改建的土台拆毁，在土台下赫然掘出几具成人骸骨，那是不知那一年，那一次战争中，殉职在马厩的战士。我们初来时因陋就简，未加注意，就在倒塌了的马槽上设置了床铺，谁知这床铺竟是坟场！

杨委员率领我们到山上的墓地，向那数百位躺着的小伙伴告别。墓前大石头上用毛笔写下的姓名，早已被雨水洗刷干净，那位

是“小乎兰儿”？那位是“小狗儿”？已难分辨得清。不禁悲从中来。荒山上响起了一片哭声。别了，安息着的小朋友们。

经过两天步行，我们又来到清水城。新的校址设在城里的文庙及毗连的关帝庙，还有城外的保安营房内。整修期间，一部分寄住在城隍庙及县党部会议室。文庙两廊的“贤人”、偶像，大成殿里的孔子牌位，关帝庙里的大神小鬼，都被清扫出去，关云长的威灵已不知何在，“孔家店”在形式上也被打倒。似乎不到一个月，教育部令改国立甘肃第二中学为“国立第十中学”，派美国哈佛大学变态心理学博士许逢熙先生为校长。许氏河南鲁县人，曾任河南大学教务长，矮而又胖，与杨集温^瀛先生有着同样的慈祥。但却比杨先生有更丰富的学识，一口河南乡音，我们真的有了家长。

许校长因为曾任国立河南大学的教务长，所以他带来的百十位老师，几乎全为河大的毕业生或教授。他并不存门第之见。而是在“三专主义”下惟才是用。所谓“三专主义”，是选聘教员的三个条件，第一要专业——以办教育为职志，第二要专任——不得兼任其他工作，第三要专科——学什么就教什么。学校经费充裕，膳食非但改善甚多，每人还加发了一件黑色斜纹布大衣，学校有免费理发室，不到两个月工夫我们从里到外被改变成二千多位既白又胖的小娃娃。可见“教”与“养”在教育上应相辅为用的，尤其是教育少年或儿童。如今翻出当年的照片看看，恍如隔世。

河南焦作工学院，因战事影响，把大批图书捐赠给国立十中，学校由西安也购到足够的教科书，免费发给学生应用，体育器材配合着运动场的扩建，日见充实。到大后方逃难的教授、学者被许校长约集不少，象作家万曼，画家杨默等在初中一年级生的课堂上，经常与我们谈论着与徐志摩、赵元任、徐白鸿间的交往。北大出身的魏士冕先生及燕京大学出身的温敬守先生先后教我英文，清华出身的孙诚先生教公民，许校长则教我国文。其他各班老师，也都是国内有名大学教授或讲师，他们都是在日本皇军炮火下带了妻子儿女为避难而来。

学校特别为老师的子女及一部分同学，成立了三个小学部及两个初中部，加上人数最多的两个初中部及一个人数最少的师范部，真是洋洋大观。先来的河大毕业生，都降到小学部教书了。读书风气一时高涨。不过，我们的教室却都是象糊好的大灯笼，几根木柱撑起一个营草顶，四壁以麻杆编成的方格，用甘肃人以麻质料作的白纸糊起来。晚自修时，每人一盏菜油灯，在这数百个大灯笼里，照耀的通明。鸦雀无声，默默而读，级任导师一傍陪坐着，直到号兵吹起晚点名的号声。点名后，在夜歌声里各自就寝。

国立十中，

灿烂渭院，

丛山竹屋，

救多少战区里失学儿童。

烽烟里飞奔前进。

斩荆棘惨淡经营。

化雨春风，弦歌乐融融。

看！

充国的英勇，轩辕的威灵。

同学起来！

起来欢呼万岁！

万岁！

祝我十中万万岁！

※ ※ ※

万曼老师简介

《清水文史资料》有关“国立第十中学”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万曼老师。原国立十中外地及清水的同学来信询问万曼老师的情况。现将齐沛浩先生给“政协清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”所供万曼老师的情况介绍给大家。

编 者

1991年6月

—15—